H. H. MU CHINESE LIBRARY

宋大家歐文忠公文選卷之十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叅定

墓表祭文頌賦雜著附本傳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於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閒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

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
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
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于酒然好劇飲大
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
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
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
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
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
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

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晏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晏卿晏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晏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

落落可奇

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麤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

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轉妙）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于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

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
夫

歸震川曰歐陽公深知晏卿如印在心不覺筆下
描畫得欲哭欲笑

感石隄一事爲起案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漢水東至乾德匯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之材治室屋聚居蓋數千家皆安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爲可恃也景祐五年余始爲其縣令旣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歎求李君者得其孫原原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貝州清河人君舉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鎭州眞定主簿齊化基爲吏以强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爲屈多求事可釀爲

罪者責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汚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河北轉運使又薦爲冀州軍事判官吏部籍凡四較考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爲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壁州疑獄既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芻七縣軍餉課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饑悉出庾粟以貸民且曰凶豐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庾是化吾朽積而爲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爲然因請君益貸貝魏滄冀諸州後歲果豐饑民德君粟歸諸庾無後者益賴

之有眼

而活者數十萬家居三年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
留一歲就拜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壍
其居若不可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未行契丹
兵掊邢洺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趙
守一當守邢以扞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某佐汝
可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
辟推直官遂薦爲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
謂否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户部判官改知建州
皆以疾辭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

此墓表所云不可不省也

二歲卒以疾解退居于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卒於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焉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君爲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余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殁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旣不能祠君於漢之旁而其墓幸在其縣余令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孫刻石于隧以永君之揚

茅鹿門曰串情處如疋練

總縣

覆詳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君諱谷、字應之、世爲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仕、父炳、爲蘇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爲原武人也、君舉進士及第、爲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九、君爲人剛介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其爲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游雖

淋漓洞生感慨立議論

佗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驩豫於一時而君居其間
年尚少獨苦羸病臞吐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
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而止之君曰我豈久生者
耶雖佗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之人
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驩豫者喪其十八翻得妙
九而君癯然嘔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
羸而力自為善居官為吏未嘗廢學問多為賢士大
夫所知乃知夫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
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康強者不自勉或

死而泯滅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于後世君
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旦暮人耳無所取于世豈尚
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于親者薄若幸得
不死而官登于朝冀竊國家褒贈之寵以榮其親然
後歸病于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於原武以
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爲名公卿所薦乃遷著作爲郎
官贈其父太子中允母宋氏京兆縣太君於是遂致
仕歸于原武營其德政鄉之張固村原將葬其親卜
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

某日從葬于原上予與君遊久記其昔所謂予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志信而有成於其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損試將作監主簿至和二年三月七日歐陽脩撰

顧瑞屏曰風雅跌宕

徐文昭曰纍欷感慨不知文生情情生文也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八慶曆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鎭爲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爲乾德人嘗爲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於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

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于鄉而君獨黜於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參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尚爲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絶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爲鄧公友也君爲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爲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難

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爲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爲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泯沒於無述則爲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爲鄧城縣令世勣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

茅鹿門曰以三人同里同志行特不同遇處相感慨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甎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于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於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

措意落墨多人不經處

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

以先大夫世
嘗命以師
所誌爲銘

通篇纏綿
在此感歎

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間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頹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

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于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於墓且以寓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山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歸震川曰於文章中爲國風於墓表中爲絕調

莊嚴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冬。天子既受祫享之福。推恩羣臣。並進爵秩。既又以及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章閣待制尚書戶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驍衛府君爲右羽林將軍府君諱拱。字某。其先晉原人。後徙爲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明經。爲建威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王。爲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謂。官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禮部尚書。府君以父廕補太廟齋郎。改三班借職。再遷右班

停次精神

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稅巡檢泰州鹽場漳州
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
十有六府君孝悌于其家信義于其朋友廉讓于其
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以為材而未及用也享
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
嘗為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
風竦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
侍從居諫官自子方為秘書丞始贈府君為太子右
清道率府率其為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

行又贈府君為右監門衛將軍其為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又贈府君為右屯衛將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又贈府君為驍衛將軍蓋自登于朝以至榮顯遇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陵崔氏贈仙遊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衛尉卿仁冀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圭次適歐陽昊早卒次適橫州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慶曆三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

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十有七年廬陵歐陽修
乃表於其墓曰
嗚呼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襃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
厚哉又以見士之爲善者雖湮沒幽欝其潛德隱行
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爲人之子
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爲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
及其親矣今之爲子者有克自立則尚有榮名之寵
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于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
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茅鹿門曰撰次封君墓表此爲最調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皐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遵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

安定師道最尊歐公亦出力舉薦

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

胡安定結果

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内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

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于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茅鹿門曰、胡安定生平所著見者師道一節、故通篇摹寫盡在此、

陳明卿曰、當與狷齋石先生誌並讀、足為師道生色者也、劍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爲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秘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爲人外和怡而内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

是謂良吏今直恐遷之不早去之不遠耳

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為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秘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鄰邑也其民聞其來讙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

今天下何處不如此

那裏尋功

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葢其召自諸暨也以才行選及在館閣文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僞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凋列郡數十皆爲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人旣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吾

看文章著回護處

得兵數千人伏小瀧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于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顏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饑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

用後事發前事

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寀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

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眚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隮皆舉進士

曰思兒纔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闢爲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作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

歸震川曰元珍失守端州一節生平瑕指處看歐公曲意摹畫周旋處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葢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

全用淺語寫精意正是敘事家本色

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

淒清悲愴

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眞發于中者耶

嗚呼其心厚于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

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

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

纔次 也

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撰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叅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

本太史
然無一
路襲所
肖

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旣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

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
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
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
户食實封一千二百户修表

顧瑞屏曰自家屋裏文亦只淡寫幾句家常語遂
無一字不入情無閒語不入妙歐公集中之
至文也

慶曆[illegible]日自參[illegible]裏文赤只欲遊數百家當[illegible]

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

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京東

乙亥[illegible]詔[illegible]仁[illegible]

文悲咽吳尚書處

祭吳尚書文

嗚呼公乎余將老也閱世久也見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衆也既而得其所欲而怠爽違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強飲食平居笑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儕伴旦暮之間忽焉以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

不啻嗟嘆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惟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于外宜享壽考以爲人望而遽云長逝此縉紳大夫所以聚吊于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于位豈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享

歸震川曰交疏而感長

徐文昭曰通篇用也字爲韻而感慨世道處更使人不堪多讀

祭資政范公文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員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謂公好訐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爲謂公躁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群議衆排有事而思讐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榱傾巢破鷇披折傷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讜論

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歿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辯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茅鹿門曰范公與公同治同難故痛獨深

祭尹師魯文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卽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死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

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衰予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樽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享

歸震川曰哀以憤

祭梅聖俞文

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譚辯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以憂患子去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余獨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鬚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余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况於富貴又何必期

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無幾凡今之游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卹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

茅鹿門曰悲愴刺骨

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月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于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烟野蔓荊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

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
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
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
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
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尚享

顧瑞屏曰淒凉使我讀竟而哀不至

徐文昭曰字字淚隨筆臨

祭丁學士文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氷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爲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閭巷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覺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衮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擾擾奸愚經營一世追榮華之鎖歇嗟泯沒其

讒說是皆生則狐鼠死爲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吊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摧於放斥孝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爲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

會聖宮頌

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宮于永安以備園寢、欲以盛陵邑之充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于千萬世、甚盛德也、臣永惟古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警動覺悟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皇帝陛下以神聖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明、即位以來、於茲十年、勤邦儉

家以修太平日朝東宮示天下孝親執籩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賓奔走萬里願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發召之期而犀珠象牙文馬瑴玉旅于闕庭納于廐府如司馬令無一後先至德之及上格于天下極于地中淡於人而外冐于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御戴神威聖功効見如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服綏來遂一海內睿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

夜虔共嗣圖洪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顯昌
昌益大而光稱于三后之意可謂至孝況春秋歲時
以禘以祫則有廟祧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
郊廟明堂之位篆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
流于樂府象德之舞見于羽旄惟是邦家之光祖宗
之爲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宣著陛下承先烈
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詎無以
加而猶以爲未也乃復因慶圖起宮室以望神遊土
木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

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謦咳思親之義愚以爲宮且成、非天子自臨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遲其來耶特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留意於屋牆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況是宮之制夷山爲平外取客土鍜石伐木發兵胥靡調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輿爲之功恐愚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

見守土之臣採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
天子之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達見之言皆得以
聞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爲頌
詩以獻闕下辭曰
巍巍穹崇莫京之東有山而崧奫淪道源灑流而淵
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
太祖太宗眞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
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鬱蔥蔥帝懷穹旻受命我宋
遭初于屯帝念先烈用顧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后

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翼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予、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予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後之宅、既宅且安、后來游止、弗宮弗室、神何以驢、迺相川原、迺得善地、地高惟丘、迺以荊灼、迺訊龜寶、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而徃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于民、伐洛之薪、陶洛之土、瓦不病窳、柯我鑱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宮成翼翼、在陵之側、須后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兮虩虩、

黼帷襜襜天威可瞻、庭兮植植、鈎陳虎戟峇衛以蘄
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巍巍、有以奠位
于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僊僊、聖會于此、
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旣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
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旣克祗、而來胡遲、
其下臣修作頌風之、

茅鹿門曰借論以感諷天子臨享此公持大體處

眞佛眞老未必如此若世習則洞中之矣

跋唐華陽頌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絶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

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尤必棄萬事絶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于彼不勝其勞是眞可笑也

徐文昭曰非是誚讓玄宗直是喚醒千古痛恨之
極

[illegible]

銘

會文學日新樓論[illegible]

風字從不露出更妙

工絕

秋聲賦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而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烟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

陡起

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

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黟然黑者為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余之歎息

孫月峰曰果是以文為賦稍嫌近切然説意透亦自俊快可喜

歸震川曰形容物狀摸寫變態不歸於人生憂感與時俱變使人讀之有悲秋之意

十八畫

極力描寫無不透快

憎蒼蠅賦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爲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蚊虻之利觜幸不爲人之畏胡不爲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易盈杯盂殘瀝砧几餘腥所希秒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爲害也至要若乃華榱廣廈珍簟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氣蹙流汗成漿委四肢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覺冀煩歊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

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瞑而復警臂已痒而猶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徒使蒼頭丫髻巨扇揮颺或頭垂而腕脫每立寐而顛僵此其爲害者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閑奈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沒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爲景迹一有霑汙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

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揖手頓
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爲
之太息此其爲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醬臡之制
及時月而收藏謹缾罌之固濟乃衆力以攻鑽極百
端而窺覬至於大胾肥牲嘉肴美味蓋藏稍露於罅
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稍怠於防嚴已輙遺其種類
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
臧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爲害者三也是皆大者
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

博物比興之爲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

李九我曰小人亂國先輩已有定論故往往於詩賦中託物示憎如蒼蠅賦是也形容刻畫讀是賦者能不惕然

怪竹辯

謂竹爲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爲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蓍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蓍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

又出此意方活潑圓平便板

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蓍龜之神靈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亦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爲有知不可謂爲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齊物生于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蓍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

拓開

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茅鹿門曰只看他空中設相相外歸空

顧瑞屏曰波瀾層出

雜說三并序

夏六月暑雨旣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見日月星辰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旣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爲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耶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耶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耶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于是乎有感

星隕於地腥礦頑醜化爲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爲思慮發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欲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惑者方曰足乎利欲所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

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運有遲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爲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已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爲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强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

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
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
道而顧巳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
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
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
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
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
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于今葢三十餘年矣學者
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于遠而止於

近有怨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于一時而師法于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

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徐文昭曰有韓子之文則有歐陽子之識然則文

患不韓子若耳豈獨歐陽子哉何必歐陽子

哉

三叙讀其書處從源澄流何等參縣

讀李翺文

予始讀翺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翺爲秦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儁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况迺翺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

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悲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二人能如翺憂者又皆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

談到此賈生太息矣

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樓迂齋曰文有離合收拾在後面數語上亦有感之言也

歸震川曰感慨悲憤其深情都在時事上

書梅聖俞稾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懽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簨者簴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

夫人所知人所不能言

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脈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以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為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

樂與詩歟之本卅道処歐公葉肖殆盡

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旣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于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于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

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藁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听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

余今得聖俞之藁猶伯牙之琴絃乎

余今聯盟會文集節而又要焉

歐陽文忠公本傳

歐陽修字永叔永豐人修四歲而孤母鄭氏有文節以荻畫地教修書字稍長從鄰里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竟而成誦舉進士有聲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修爲人質直閎廓見義敢爲機穽在前直行不顧每放逐困躓輒數年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范仲淹貶知饒州諫官高若訥獨不言修遺書責之坐謫峽州夷陵令稍遷至太子中允館閣校勘修崇文總目改集賢校理

知太常禮院數論天下事以貧求補外得通判滑州仁宗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召修知諫院未幾用修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初呂夷簡罷相夏竦爲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等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退姦不易進賢之難而終篇意在夏竦竦不悅因與其黨造爲黨論日仲淹衍及修爲黨人修乃上朋黨論又上疏言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爲黨論者尤惡修與已又善言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上疏賴仁宗終

不之信修使河東其所諫議尤多會保州兵叛出修
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初修出河北仁宗
面諭曰勿爲久居計有事言來修對曰諫官乃得風
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曰有事但以聞
勿以中外爲詞爲黨論者愈益惡之乃坐用張氏奩
中物買田立歐氏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久之遷
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
府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修鬓白問在
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內銓小人恐修

復用僞爲修奏乞澄汰內侍書勝都下宦者切齒楊永德者陰以言中修出知同州外議不平論救者衆遂留判修唐書爲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爲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修在朝以獎進天下士爲已任延譽慰薦極其力而後已於經術治其大旨不爲章句不求異於諸儒景祐中與尹洙皆爲古學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爲文使近古學者盡爲古文而修之文章遂爲天下宗匠蜀人蘇洵嘗論修文章詞令雍容似李翺切近實

當似陸贄而修之才亦似過此二人至修作唐書至五代史叙事不媿劉向班固也權知貢舉文士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僻澀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幾盡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中稍信服已而文格變而復正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礼部又判秘閣秘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尤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儀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為言修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實不能舍所長彊其所短以給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改

羣牧使唐書成拜礼部侍郎爲樞密副使未幾參知政事預定策英宗初年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修與二三大臣佐佑兩宮鎮撫四海執政聚議事有未可修未嘗不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往往而折其短英宗嘗面稱修曰性直不避衆怨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隘修屢建言遂詔韓琦曾公亮趙槩及修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多在清近朝廷亦稍收其用矣又因暇目盡以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上有所問

宰相以總目對修以奉祠候家居上遣內侍就中書閤取而閱之蔣之奇讒之修遂稱疾力解機務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年六十矣乞致仕者六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爲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修議濮園事雖不叶羣議然結髮立朝讜直不回身任衆怨至于白首而謗訕不已卒以不汚年六十以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可謂有君

子之勇矣修博極羣書好學不倦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二千卷校正史氏百家譌謬之說爲多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棐集

歐文卷之十終